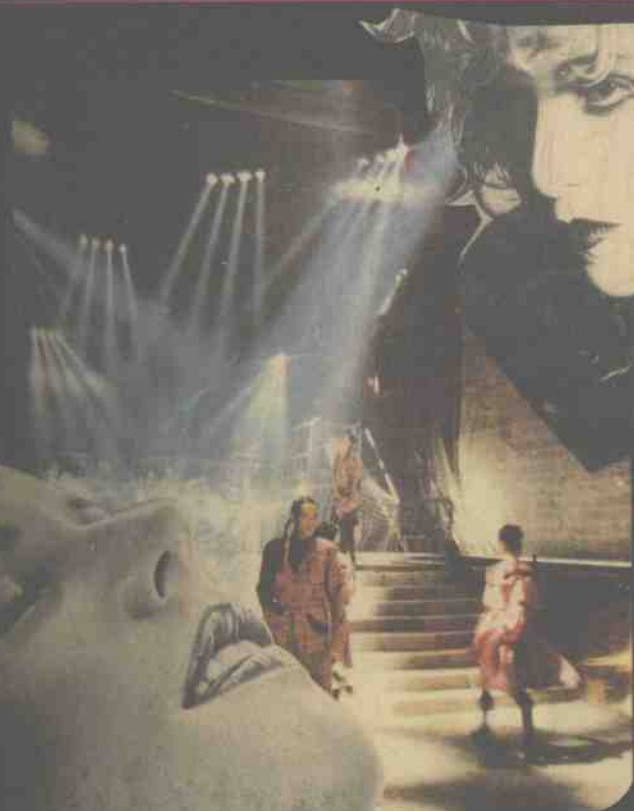


好莱坞之梦



好莱坞的梦风流千古
梦中好莱坞色彩斑斓

● ●
惊心魂魄
情牵魂绕

〔美〕哈罗德·鲁宾斯 著 徐晓林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美]哈罗尔德·鲁宾斯著 徐晓林译

好 莱 坞 之 梦

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举世皆知的好莱坞，既是世界电影艺术无与伦比的灿烂宝库，也是一个制造了无数悲剧、喜剧与荒诞剧的魔力无边的大帝国！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世界一流的明星和艺术家，也制造了无数破灭的梦幻和灵魂与肉体的沉沦。

本书作者哈罗尔德·鲁宾斯，是美国著名的纪实文学大师，他以新颖别致、妙趣横生的大家手笔，真实而细腻地刻画了好莱坞几位影界名流惊心动魄的成长历程，展示了一幅幅以荣誉、金钱、地位和情欲为目的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惊心画面。读者将会看到：每一位征服了好莱坞的成功者身后，都留有一串血迹斑斑的足迹。

译者序

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人们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影片、电视片的要求从早先的泛泛欣赏逐步转向更深一层的赏析。国产影片和电视片似乎无法满足观众的口味，于是进口影片便开始在电影市场走俏。特别是那些传统的获奖影片，仿佛早已在中国观众的心里扎下了根。追根溯源，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目光投向国际影坛圣殿好莱坞，电影界人士自然不必说，就连许多观众甚至也研究起这座影业名城来。

好莱坞的神奇魅力，吸引了众多的电影艺人去那里“淘金”，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这个国度里最最璀璨的一颗明珠。种种现象的出现，使得世人不得不静心思索：好莱坞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番天地？为什么荟萃了这么多的影坛明星？好莱坞是如何发展成为今天这般轰轰烈烈的影视都会的？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好莱坞的雏形就已形成了。那时它只不过是一片农庄，林木繁茂，河流密布，风光秀丽。由于靠近海洋，因而气候宜人，日照时间在美国堪称首屈一指。对于制片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拍片场所了。于是，各家大小制片商蜂拥而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好莱坞这片土地便被瓜分净尽了。随着房地产的迅速开发，一座又一座的影都大厦拔地而起，大规模地向空中无限延伸，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盛况。

最早在好莱坞这片土地上耕耘的拓荒者却是为当时的法律所不容的几位逃难者。麦格纳姆电影公司的创始人便是其中的一位。然而今天，当人们坐在电影院里或电视机前观赏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的影片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该公司的元勋也在当时的逃

难大军之中。《好莱坞之梦》正是透过这些人物，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创业历程和不畏艰辛的英雄本色。

描写好莱坞的作品，前些年国内曾出版过一些，但多数都把着眼点放在电影名流生活方面，注重描写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本书旨在采撷开拓者的闪光点，以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拓荒者的苦乐辛酸，同时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创业者的身后，都留下了一串串泥泞的、血迹斑斑的足印……

徐晓林

1991年10月于合肥

一九三八年——星期一

我在洛克菲勒广场下了车。

迎面扑来一阵疾风，擦脸而过，掀起了我的衣角，裤腿也被吹起了褶皱，噼噼啪啪拍打着我的小腿肚子。好大的三月风！以往的三月风力也挺大，但猛到今天这样的，还真不多见。

我付了的士佬一块钱，并叮嘱他不必找零钱了。

那的士佬看上去像个实在的汉子，憨厚地冲我咧开嘴笑了，连声道谢，以表示内心的感激之情。本来嘛，计程表上只显示出三十美分，而我却给了他七十美分的小费，他能不高兴吗。

汽车重新发动后，一溜烟驶远了。我立在原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舒展了一下身体，慢慢将气吐出来。今天真早，平日每当我经过十字路口的公共汽车站时，多少总能嗅到点儿汽油味儿，但今天却没有。我感觉舒坦极了。对，比任何时候都好。我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过了。

路过报亭时，我收住脚步，买了一份《时报》，然后继续往拱形商场走。下了几级台阶之后，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理发店门口。

我刚准备推门，不料门却魔术般地 from 里边开了，紧接着闪出

一位胖墩墩的小个子印第安人，热情地替我拉住门，笑容可掬地请我进屋。

“早晨好，艾吉先生，”他向我打招呼，“您今天真早。”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发现指针刚过十点。

“是呀，乔。雷克在吗？”我说。

他接过我的大衣，笑着回答：“当然，他正更衣呢，马上就出来。”

趁着说话的当儿，我将报纸搁在柜台上，顺便脱去外套，取下领带。乔动作十分麻利，迅速接了过去。正当这时，雷克从后屋出来了，径直朝他的椅子走去，仿佛谁也没有看见。乔似乎向他打了个非常隐蔽的手势，提醒他我来了，雷克这才将目光转向我，递给我一个微笑。

“雷克准备就绪了，艾吉先生。”乔说着又转向雷克，“好了，第七位。”

我拿着报纸，在理发椅上坐定。雷克站在旁边，笑盈盈地用披巾围住我的上身，并将领端塞好，随后不冷不热地抛来一句：“你早，约翰尼。”

这哪像跟我说话，分明在拿腔拿调，装腔作势。真令人发笑。

“可不是吗！”我也奉还一句。

“今儿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呀，约翰尼，值得庆贺一番。依我猜，你昨晚准乐不可支，兴奋得一夜未合眼。”雷克微笑着说道。

“你猜对了，”我回答，面带笑容，“我确实睡不着。”

雷克开始洗手，可脑袋仍不住地转动，嘴里唠叨个没完：“倘若我能够得到一份周薪千金的工作，当然也会欣喜得彻夜不眠的。”

我不禁放声大笑，戏谑他道：“不是千金，是一千五百美金，

下次千万别再弄错了，雷克伙计。”

“对于一个像您这样手头阔绰的绅士，五分钱该是一种什么概念呢？”雷克用毛巾擦干手上的水，走回我身边。“恐怕连垫兜底儿都觉得寒碜吧，嗯，大亨？”

“你又错了，雷克，”我反驳他说，“当你开始大把大把地挣钱时，钞票早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名誉，名誉，你懂吗？名誉才是最关键的，最需要得到保护的。坏了声誉，一切必将走向坟墓。”

雷克从胸衣口袋里掏出理发剪，开始料理我的头发，但口中却始终不肯歇息。“名誉这玩艺儿，像个茶壶的大肚子，乍一看上去挺大，挺实在，可实际上是空的。”他慢条斯理地叙叨着，语调阴阳怪气。“载誉之人，好比大茶壶肚子，表面上显得与众不同，颇为自命不凡，仿佛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然而静心思忖，谁都会认为那是个万恶之源，有它成灾，无它得福。你不觉得有时候十分憎恶它，宁愿饿得骨瘦如柴也不向它低头吗？”

“你真不愧为一个酸葡萄，雷克，”我挖苦他道，“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这下他住嘴了，没再罗嗦。理发剪咔嚓咔嚓地在我头上折腾，像一只饶舌的鹦鹉，叫人心烦。我翻开报纸，开始浏览标题，同时留意我要寻找的文章。头版只有些新闻，乏味之极。我迅速翻过去。终于，那篇文章跃入了我的眼帘。

娱乐版上，醒目地用二十点阵字体印着两行标题：乔尼·艾吉当选麦克纳姆电影公司总裁，接下去无非是老生常谈：麦克纳姆公司简介，我个人的简历。报道写得很详细，就连我同女影星杜尔斯·沃伦离婚一事也让它给兜了出来。真可恶，这帮家伙！

正当我气不打一处来时，雷克又赶来凑热闹。“哟，见报了，篇幅还不短呢。看完这份报道，人们该称呼你大乔尼先生喽，对

不，老板？”

这话好刺人，我感到皮肉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隐隐作痛。雷克这家伙真够厉害的，好象钻进了我的大脑，把我的心思摸了个透。这还不能使他满足，仍挖空心思地找些古怪的字眼讽刺我，挖苦我，真不知道哪辈子欠了他的阎王债，让他这般捉弄我。

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笑着说：“别胡思乱想了，雷克。我不还是原来的我吗？难道换了一份工作就得改变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成？”

“真的没变？”雷克反问道，“你没见你刚进门时的那神气劲儿，仿佛整个洛克菲勒都不在你的眼里。”

我开始觉得难以忍受了，但没有发作，甚至没让任何人察觉。“叫修手工来。”我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

话音未落，女修手工应声而来，托起我的手，投入了工作。与此同时，雷克放平椅背，在我的脸上涂了一层皂沫，准备替我修面。这样一来，我无法再看报了，索性松手把它丢到了地上。

雷克按正常的理发程序处理好了我的发型，还例外给它增加了日光处理。乔将领带递回到我手中。平时我系领带总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今天不知因为何故，一次就成功了，而且系得比任何一次都满意。随后，我转向雷克，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五美元的支票，递到他手里。

他倒显得大度，漫不经心地接过去，塞进胸衣袋，看都没看一眼，似乎收我的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真叫人哭笑不得。

稍顷，他瞅着我，问道：“你收到那老头的信了吗？有什么消息没有？你心里怎么想？”

“什么也没有，”我回答，“也不在乎有没有什么消息。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与我毫不相干，我管不着。”

“话可不能这么说，乔尼。”他微微摇着头，说道。“尽管他冒

犯了你一点，但他终归是个好人，况且他一直喜欢你，几乎把你当成他自己的孩子。”

“他冒犯了我？你真的这么认为的？”我用挑衅的口吻问他。

雷克的声音变得非常轻，非常柔和。“他是冒犯了你，可那又怎么样？他上了年纪，而且又病魔缠身，加上一生的劳累，足以使他感到绝望的了，何况他也明白自己御下了肩上的负担。”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替我点着香烟，然后凑近我，继续说：“他心情不好，思绪紊乱，对你发了火，这又有什么，乔尼？难道你会仅仅因为这点而耿耿于怀，忘却三十年的患难之交？你不能说过去的三十年没有发生过，因为它们确实存在于你的心中。”

我凝视着他的双眸，渴望从中发现什么。那棕色的眼睛深邃无比，难以捉摸，除了显出温柔，还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和一丝淡淡的哀愁，当然也包含对我的遗憾和惋惜。这眼光使人冲动，不安。我突然想说什么，但立刻又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相反，一句话没说，急促穿上外套，扯过大衣往肩臂上一甩，一头冲出了店门。

大厦里边早已聚集了一大批游客，排成一条游龙般的长队，仿佛一条蜿蜒游动的巨龙，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厅里。他们在等待即将率领他们参观大厦的“龙头”——导游。游客们从不“变色”，脸上从来都是渴望、期待和张着嘴的表情，一成不变。三十年前看巡回艺术团和戏班子“杂耍”是这般模样，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一个个张着嘴，翘首观望着在他们看来很新奇的事儿。这群乡巴佬，真没治！

我无心留意这帮人究竟有多少意图，便很快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上了第一道电梯。接着，第二道电梯载着我疾速上升。电梯操作员十分机敏，见我进来，不等我说话便按下了标有“32”的电钮。

“早安，艾吉先生。”操作员向我问好。

“早安！”我客气地回答。

电梯运足了马力，以高速度把我送到了目的地。速度之快，令人感觉有轻微的恶心。所以，刚一停止，我就赶紧走出来。

服务台前坐着接待员莫娜小姐。见我上来，她妩媚地朝我一笑，说：“早上好，艾吉先生。”

“早上好，莫娜。”

说完我便转身沿着走廊朝我的新办公室走去。这办公室曾经是他的，但现在门上确印着烫金的“艾吉先生”几个字，那分明是我的大名。原先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怎么转眼间变成我的了，真是好笑。我仔细观察它们，看是否能发现他的遗迹。遗憾的是，他们干得干净彻底，不留半点痕迹，真不愧为一帮干事业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纵然你的名字能印在门上一千年，清除它不过是几分钟的事。

我伸手准备扭开门柄，突然间又僵住了。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在做梦，那不是我的名字，而是他的，他的……

我猛一摇头，使劲眨眨眼，定睛一看，“艾吉先生”几个字一动不动地印在门上。

雷克是对的。我再次摇摇头，想使自己头脑更清醒一点。是的，谁也无法洗刷那过去的三十年。

我鼓足勇气打开门，跨进这间办公室。办公室一分为二，外面的一间是秘书的办公室，需要再进一道门才能到达我的私人办公室。

当我刚露面时，珍妮刚刚打完一个电话，正把电话挂上。一见我来，她立刻起身迎上来替我脱去外套，转身挂进衣柜里。几乎同时，开口说道：“早哇，艾吉先生！”

“你早，安德逊小姐，”我笑容满面地应和她一句。“唔，上帝，

今晨咱们都怎么啦，干嘛都这么正规？”

珍妮乐了，笑道：“上帝是值得赞美的，约翰尼。你毕竟是大老板了，不管从哪方面讲，总要有个人带头向您表示敬意呀！”

“敬意个鬼，让别人去做这件事吧，而不是你，珍妮。”

说完我便朝另外一扇门走去，里面是我的办公室。走到门口，我止住脚步，目的是希望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自打重新装修之后，我还是首次见到它。这段时间一直很忙，星期五晚上以前我几乎泡在了制片间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捞到。星期天夜里又飞到纽约折腾了一宿，没得到片刻的休息。这不，今天才星期一，而且是一大清早。

珍妮紧跟着我进了办公室。

“喜欢吗？”她问。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太漂亮了，太让我喜欢了。谁不喜欢豪华舒适的办公场所呢？这间办公室不仅装饰得金碧辉煌，而且光线也特别好。它位于楼层的拐角，两侧共有十扇窗户，每侧五扇。内壁是用人造木板装潢的，色彩柔和高雅，别具一格。面积大的那面墙上镶着一幅制片厂的巨型照片，是从飞机上拍下来的，效果棒极了。面积小一点的那一面墙则显得特别，不仅有美丽的装饰物，还有人工壁炉，以及与之配套的壁炉柴架和格栅。当然包括壁炉椅。室内的摆设也很讲究，所有的椅子都是深红色的，用皮革等材料制成。我的大办公桌就更气派了，木材选用的是红木，漆得油光铮亮，桌面铺了一张整皮，中间造了我名字开头的字母，略微凸出皮面，颜色与皮色形成对比，一目了然。此外，办公室的面积之大，足以举办一场小型舞会或宴会，同时还可以提供几个人处理私事的地方。

“喜欢不，乔尼？”珍妮又一次问我。

我欣然点头，“当然喜欢，”随即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

“你还没见这个呢!”她边说边来到壁炉前，轻轻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

没等我明白怎么一回事，壁炉已经随着旋转消失了，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酒吧柜台。

我惊讶极了，不自然地打了个口哨。

“挺滑稽的，嗯?”她颇为自豪地问我。

“真叫我目瞪口呆!”我答道。

“还不只是这些呢。”说着她又按了一下按钮，壁炉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然后，她迈了几步，按下另一只电钮。顷刻之间，半堵墙壁消失了，一个闪闪发光、由彩色瓷砖装饰而成的浴室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她又一次问我。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热情地给了她一个拥抱。“珍妮，你快要把我变成世界上最快活的人啦。你什么时候猜出来我最需要的是不让人打搅，做一个闭塞自守的乔尼的?”

她笑了，很甜，面带成熟女性特有的羞怯。“你能喜欢它我真太高兴了，当初我还真有些忧虑呢。”

我松开她，将头伸进浴室的门，朝里边四下打量了一番。嘿，简直棒极了，不仅设备齐全，还安装了淋浴。

“你的忧虑可以完全消除了，宝贝，没有一样不喜欢。”我转回身子，开玩笑地对她说道。

为了尽快适应这一切，我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细心观察所有的细节变化。全变了，与原先的模样大相径庭。记得彼得是这办公室的主人时，里边所有的设计和装饰都陈腐不堪，保守到了极点，同他本人一样。有人说，一个男人的办公室的特点，代表了他的女秘书对他的看法。我不禁暗自思忖，莫非珍妮也把我认作是风流浪漫加轻浮的男人了?

珍妮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她赶紧走出去接电话，同时关上我办公室的门。就在她关门的那一瞬间，一阵孤独感向我袭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陷入了孤独的重重包围之中，不能自拔。

绝妙的讽刺。可笑！

孤独之际，总不免产生对往日的怀念。当我做彼得助理时，身边时常洋溢着快乐的气氛。这时辰我不该是一个人坐在一间大屋子，形影相吊。至少应有一大群同仁们聚集一堂，喷云吐雾，侃侃而谈，谈对某部片子的观点，技术上应该怎样进一步加工，采用哪一种销售渠道，广告怎么做效果更好。大家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批驳异己。虽然争论得面红耳赤，但都以诚相待，决无恶意。我知道，那种令人追忆的场面我再也不会见到了。

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彼得曾经告诉过我的一番话：“当你当了老板时，约翰尼，你只能拥有你自己一个人了，没有朋友，只有对头。有人向你表示亲近，你则会满腹狐疑，揣度他有什么企图。你仔细听他们的报告，并试图使他们感到舒适自然，然而这一点也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从不会忘记你是老板，是他们命运的主宰，你的一句话便能使他们把肠子都吐出来。当老板是件非常孤独的事，乔尼，非常非常孤独的事。”

当时我听了他的忠告并不以为然，还笑他神经过敏，直到今天才感觉到那确实是肺腑之言，千真万确。我开始烦躁，尽力忘掉这些骚扰人心的私心杂念，把注意力转移到桌上的一大堆邮件上去。然而当我拿过一封信准备阅览时，思维却突然僵住了。原先的念头又一次闪过了我的脑际，但即刻又消失了。

我拆开信封，发现是一封贺信，其余的电报、信函也都是类似的东西。总之，几乎每一位影业公司的老板都向我发来了贺信、贺电，表示他们的良好祝愿。这是实业家们的一大特点，生意经中更少不了这一套。在好莱坞的天地里，没有人忽视这最基本的

常识，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你，都会例行公事。仿佛每一位大亨均属于一个大家庭，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观察其他成员成功或失败的影子。这便是好莱坞大世界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你讨厌也好，不讨厌也罢，但至少可以从这些恭维之辞看到点什么，发掘出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东西。退一万步讲，它们无形中道出了你目前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趋向。

当我将处理完信件时，珍妮推门进来了，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比一般的花束要大得多。

我抬头问道：“这花是谁送的？”

珍妮二话没说，把花插入咖啡桌上的一只花瓶里，随后扔给我一只白色信封。信封很别致，比普通的信封小一号。

没等我定睛看信封上的两个词首字母“D. W.”，便得知这束花来自何处，因为珍妮的表情和刚进来时那不屑一顾的神态早已说明了一切。白信封里装着一张明信片，上面草书着一行我十分熟悉的字体：

“没有比成功更成功的了，乔尼。看来我的猜测完全错了。”署名是“杜尔斯”。

我一阵恶心，反感地将其扔进废纸篓，点燃一支烟。

杜尔斯。杜尔斯是只活母狗，是娼妇、巫女。我曾以为她是个白玉佳人而娶了她。我同她结婚是因为她姿色超群，美貌绝伦；是因为她会用一种媚眼看人，让你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富有魅力的男人。真是荒唐、可悲，自欺欺人。当我发觉被人愚弄了时，于是便离婚了。

“有我的电话吗，珍妮？”

当我读杜尔斯的明信片时，珍妮显出了焦虑和不安，情绪低落。见我举止正常，没有因此而烦躁，她的脸上才恢复了红润。

“噢，有一个，是乔治叫勃巴打来的。当时您还未到。他说请

你有空给他回个电话。”

“好的，”我说，“替我接话。”

珍妮照我的吩咐出去了。

乔治·勃巴是个相当不错的人，现任鲍顿影业实业公司的总裁，有一定的魄力。我同他交往多年，彼此过往甚密，关系非同一般。当年彼得决定投身于制片生涯时，是他买下了彼得的“五分影剧院”。从此，他也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

桌上的电话响了。我刚一抓起话筒，就听见了珍妮的声音：“我已经替你接通了勃巴先生，你现在和他通话吗？”

“接过来吧。”我说。

话筒里“咯噔”了一声，接着传来了乔治的说话声：“你好哇，乔尼？”

今天乔治的说话方式也与往常不同，显得既亲切又客气，不足的是话中略带几分酸味。

“乔治，”我应声回答，“你怎么样，嗯？”

“我很好，乔尼，你呢？”

“没说的。”

“一块儿吃午饭怎么样？”他问。

“感谢上帝，总算有人想到了这件事，”我打趣道，“否则我真担心得一个人吃中饭了。”

“那就这么定了。咱们什么地方碰面？”

不用他问，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乔治，”我说，“你到我这儿来，我想先请你参观一下我的办公室。”

“一定很奢侈吧，乔尼，呃？”他说着，发出了柔和的笑声。

“岂止是奢侈，简直就像法国贵族妓院的接待室一般，妙不可言。不过我想请你尽快过来看看，以便尽早让我知道你对它的印象。”

“一点钟，怎么样，乔尼？”他回答，“一点钟我准时到你那儿。”

互道再见之后，我俩相继挂断了电话。然后，我叫珍妮进来，请她传达我的指示，让所有的部门经理速来我的办公室议事。我想，此刻大概不会有人不知道我是公司的大老板了。既然当了老板，总该让部下见见面吧。不发号施令，那叫什么老板！

会议持续到将近一点钟才结束。程序仍旧是老一套。开始大家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接着又畅谈对公司前途的美好憧憬和对未来的设想。正当部门头儿们兴高彩烈地夸夸其谈时，我却迎头给他们浇了一盆凉水，浇得他们个个低下了头，犹如患了鸡瘟一般。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目前公司的境况极为糟糕，一切均处于混乱之中，倘若大家不立刻从严自制，尽快投入到实干当中去，用不了多久我们都将失业，请你们慎重考虑我的话。在一个花去十五万美元装饰费的大办公室里说这番话，难勉有些自嘲。不过经理们可不这么认为，相反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听我说话，细心揣摩我这位新任董事长的意图，至于周围的环境如何，早已被置之度外。会议结束之前，我下了上任后的第一道指令，希望在本周末以前在我办公桌上看到各部门的经济状况报表，以便确定什么是最急需处理的，什么人该引咎辞职。因为，要想度过难关，克服眼前的经济危机，就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果断地根除不利因素。只有及时地铲除错误的根源，明确公司的发展方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说完，我宣布散会，并告诉他们吃饭的时间到了。

经理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出了这间办公室。虽然他们脸上强装微笑，但我明白，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吃下这顿午餐。

看着最后一位经理关上门，我脸上的肌肉才开始逐渐放松。我来到墙边，打算按电钮，却不知电钮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急之下，我拧开了珍妮办公室的门。